

見證北京警察的欺詐與暴力

—西方法輪功學員北京之行

今年2月60餘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西人法輪功學員到北京和平請願，呼籲結束在中國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他們因此而遭到了暴虐的踢打、拖拉，很多人被打傷，眼鏡被打碎，衣物被撕扯破。他們被非法拘留，甚至被投入監獄。身為外國公民都遭到如此殘暴的對待，難以想象中國大陸的法輪功學員每時每刻遭受的是怎樣慘無人道的身心折磨。

在下榻的北京旅館房間中被抓捕

2月12日晚，大約50名警察闖入14名來自歐洲的法輪功學員的旅館房間，用暴力強行將他們帶走。一位42歲來自英國的名叫羅絲瑪麗·卡參的婦女在這次警察的突擊中被拽著頭髮拖拉，以至一大片頭髮被揪落。隨後，他們被帶到機場附近的一個酒店裏，在被送上飛機前受到了8、9個小時的審問。秘密警察只是懷疑他們可能計劃舉行抗議，因而先下手為強，逮捕了他們。中國警察奪走了他們的隨身聽，光盤，磁帶，羊毛衫，書籍，甚至汽車票。

“在廣場上我們見識到了這輩子從未見過的那麼多的警察”

來自美國華盛頓特區

的唐娜在對記者描述她在北京的經歷時說，“我們按計劃到了天安門廣場，一路上被盤查護照至少三次。在廣場上我們見識到了這輩子從未見過的那麼多的警察，穿制服的、便衣的、警車，擠滿了廣場。氣氛非常緊張。我們在打開大法橫幅、喊出‘法輪大法好’不到幾秒鐘內，六、七個便衣、警察就以極其快的速度撲了上來，又踢又打又抓頭髮把我扔到警車後座上。開始一個警察用腿卡住我的上身，揮拳要打我的臉。我告訴他‘不准打人。你也用不著打人。’他就讓我坐起，但他一直用胳膊緊緊的卡著我的脖子。我看到我丈夫差點兒被扔到車頂上。”

因拒交護照被投入監牢

德國青年安德列·胡博因打開了寫有“法輪大法”字樣的橫幅並且高喊“法輪大法好”於2月14日被捕。在非法審訊中，他拒絕說出姓名地址，不肯交出護照。隨後他被帶到北京郊外的一個監獄。警察說要判他5年徒刑，並且放肆地叫囂著國際法及聯合國法律在中國無效。他們被強迫接受體檢，然後被脫光衣服檢查，所有的隨身物品均被非法沒收。他和另外一名瑞典學員和一名日本學員被關進一間面積不足15平方米

的牢房，本來只供8人使用的房間裏卻關押了10個人。牢房裏靠牆有一排木板，旁邊是一個狹窄的過道，在房間的盡頭有一個洗臉池，在一塊玻璃板後面有一個水龍頭，提供冰冷的自來水，在地上有一個坑，這就是廁所和“淋浴”的下水道。睡覺時他們只能一個擠

著一個地側著身子睡，整個房間裏充斥著糞便的味道，他們在這人間地獄裏度過了三天。當他終於被帶去見德國使館代表時，使館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們被關在監獄，而且也不知道他們當晚還將被送回監獄。警察一直在欺騙著各國駐中國使館。



安德列·胡博被撲倒在地，7名警察試圖將他拖入一輛警車。



22歲的大學生馬克·哥德樂(Mark Gardner)在飛抵洛杉磯機場時，右頰還帶著明顯的淤血塊，左頸上也留下了一塊紅色的傷痕。

“政法委給我兩個死亡名額，插死灌死白死”

揭露吳家堡子勞教所警察的暴行

“2001年12月27日，街道辦事處伙同派出所用欺騙的手段，以談救濟款為名將我強行綁架，直接送往吳家堡子勞教所。為抗議非法關押，我開始絕食。

絕食七天時，他們將我的手反扣，摔倒在地。關正和踩後背，侯勇踩下身，然後猛踢我全身和關節，我嘴唇當時被踢破。它們發瘋似的把我翻個面朝天。然後關候他們二人又發瘋似地電我的全身，褲子被電出了洞，還邪惡地翻開我的衣領電，說這兒肉嫩。

絕食第八天，關正和、侯勇等人突然闖進來，把我綁到醫務室，讓刑事犯按住。我對一刑事犯說：“你不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和管教一起迫害我！”他滿不在乎地說：“那我不管，只要能減刑就行。”他們使盡了力氣也沒撬開我的牙；於是拿電棍電我，並對我下鼻管灌食。因灌得太

急，噎到關的身上。關電了我幾下，走了，邊走邊說：“收拾死你，等著瞧！”

一次惡警吳偉帶領一幫刑事犯給我灌食，吳偉說：“強行灌！”並拿勺子撬我的牙，沒撬開，惱羞成怒要下鼻管，醫生怕死人，拒絕了他。吳偉說：“沒事兒，政法委給我兩個死亡名額，插死灌死白死。我就不信治不了她，今天就拿她開刀。”說完操起勺子撬我的牙，牙齦撬出了血，沒能得逞。他氣急敗壞地要拿電棍電，“電死也得電開”。大夫說：“她抓得本來就不明不白，問題解決了，她就會吃了，如果解決的話，不用灌，誰願意遭這個罪。”許多人都出來說話。吳偉不管，一會兒掐我的肋骨，一會兒撬我的嘴，最後沒有辦法便強行下鼻管，當灌到第八管時，醫生說：“不能再灌了。”吳偉撩開我的衣服，流氓地拍拍我的肚子，說：“沒事兒，再來兩管死不了，能挺一陣子……”

他們見我快要死了，為了推卸責任，把我轉移到家裏。我身上傷痕累累，奄奄一息。

附：吳家堡子教養院嚴管班電話 0413-4658164

法輪功學員胡友良被虐殺前後的幾個鏡頭

2002年元月24日、25日，也就是法輪功學員胡友良被殘酷迫害致死後的第二、三天，涇水縣內謠言不斷，有人說是病死的，有人說是絕食餓死的。事實究竟如何？請隨著我們的鏡頭去看一看：

鏡頭一：

2002年元月21日，胡友良的妹妹到看守所探視，老胡對妹妹說：“我在湖南的事已經搞清楚，他們（指公安）馬上要放我出去，你回去把伙食費準備好（指釋放時交給看守所的伙食費）。”當時胡友良的大腦思維清晰，行動自如，一切都很正常，怎麼會事隔一天突然病死呢？

鏡頭二：

2002年元月23日上午，正當痛失親人的妻子和兩個小女兒撕肝裂肺之時，涇水縣地方病醫院的病房

內，公安及醫務人員煞有介事地給已死去的胡友良插氧氣管、掛吊針，忙忙碌碌地對著屍體“搶救”，一旁的公安手持錄像機在錄制這一“感人”場面。

驚聞噩耗趕來看望的老胡的生前好友目睹這讓人作嘔的一幕，氣憤地說：“你們真要不得，人都死了，還搞假搶救錄像！胡友良犯了甚麼罪？不就是煉了法輪功嗎？也不至於要他的命啊！”

鏡頭三：

遺體火化時，公安不許前來送葬的法輪功學員靠近，不准親屬提任何要求，尤其不准說遺體不火化，更不能說胡友良不是病死的等等。武警匆匆將胡友良遺體拉往火葬場。在火葬場，火化爐點了四道火才點著，老胡死得冤啊！

火化前，親屬用手按了一下遺體的肚子，立即從老胡嘴裏冒出黃水、血水和白色泡沫，遺體尚有體溫。

鏡頭四：

胡友良遺體被火化後，一幫公安如釋重負，一下子放鬆了剛才那種緊張兇狠的表情，笑得非常開心，他們互相擁抱、敬煙，好像一切煙消雲散。

下面讓我們的鏡頭對準參與迫害者：涇水縣610辦公室負責人：方永明；涇水縣公安局副局長：黃海軍（主管迫害）；涇水縣公安局國安科（一科）：楊儉（科長）；涇水縣公安局國安科（一科）：甘世濤、陶勁松。

兩年來江澤民政權鎮壓法輪功的政策殘酷程度節節升級，目前已證實有380人被迫害致死，一萬多人仍遭監禁。